



社会学论丛



村庄的记忆、舆论与秩序

Collective Memory, Village Consensus
and Community Order in Village

陈文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村庄的记忆、舆论与秩序

Collective Memory, Village Consensus
and Community Order in Village

陈文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的记忆、舆论与秩序/陈文玲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社会学论丛)

ISBN 978-7-301-27707-2

I. ①村… II. ①陈… III. ①农民—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5856号

- 书 名 村庄的记忆、舆论与秩序
CUNZHUANG DE JIYI、YULUN YU ZHIXU
- 著作责任者 陈文玲 著
- 责任编辑 胡利国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707-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7.5印张 226千字
-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的陈文玲博士给我打电话,说她的学术著作《村庄的记忆、舆论与秩序》将提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为之写个序。自己的学生有特色明显的学术成果面世,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慨然应允。

陈文玲于2004年攻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2008年如期毕业,她这四年寒窗的辛苦,我是见证者。她进入师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用现象学社会学那种意义探究的方法培训和锤炼我们的研究团队,这种方法对参与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会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它更强调的是所有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方法非常强调对文本意义的敏锐感受,所以它对提升学生的领悟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出头一点时间的困惑之后,陈文玲终于找到了以这样的方法从事田野调查的感觉,之后就是如鱼得水。我清楚地记得,为了博士论文写作的需要,她主动请缨,来到我们的田野点,依靠自己的工作,完成了补充调查。而且在这次调查中,还有让我们团队都很兴奋的新的发现。

这个新的发现,其实很契合我与孙飞宇副教授合写的那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和思考》(见《社会》2015年第1期)中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家向民间社会入侵的过程中,社会的应对中是否有历

经社会变迁仍能保持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仍有为国家力量所不能及的层面?陈文玲的论文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将此用“恒常”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一发现显然增强了我们对自己探索的价值之信心。

陈文玲告诉我,这本书是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而她的博士论文则带着浓厚的现象学社会学的特色。这种特色首先体现在它以村民的“日常生活”为考察对象,开掘的是村民日常闲聊家长里短背后的社会学意涵。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现象学社会学虽有它的局限,但它将日常生活作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纳入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究生活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意涵并在理解这种意涵(比如人的行动的意义、各种文本背后的意义)的基础上力求对此给出一个“真”的解释。因此在现象学社会学的背后有着广阔的哲学背景,这使现象学社会学有可能获得一种独特的对生活的穿透力,可以揭示各种生活现象背后的灵动不拘的意涵,并将这样的意涵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联系,从而获得对生活现象的一种深刻的、带规律性的认识。所以,我们在陈文玲的这一著作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正是对生活现象的原汁原味的“萃取”,而这样的萃取因为作者的社会学眼光和视野则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涵,具备了一种“穿透力”。

这样的视角就必须将当事人放在主体的位置。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底层的农民的视角”将“农民长久以来在乡村秩序维系上被遮蔽的主体性地位凸显出来”。因为现象学社会学对意义的探究也是以马克斯·韦伯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为出发点,因此理解的前提是将行动者作为主体,而不是将研究者自己想象的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看作“真实”。显然,这样的方法和方法背后体现的对当事人的尊重是达致这样的理解的前提。

作者认为,“村庄的集体记忆是从村庄舆论到社区秩序这一逻辑链条中重要的发生机制”。“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02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就出版了毕然与郭金华翻译的涂尔干学派重

要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但是将以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为社会背景的村庄集体记忆引进对农村社会秩序发生和维护机制的研究，这显然是该书的一个亮点。村庄的历史与历史人物由此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生活的人提供了道德与行为规范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制约着村民的行为。由此进入，作者敏锐地发现，除了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之外，村庄中还存在着经由村民口耳相传的“道德分层”，村庄中的政治精英若是行止有亏，也一样登不上道德的制高点。无疑，作者这一发现对我们认知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色有重要的价值。当然，这样的发现也丰富了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

总之，可以认为该书是在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一个有价值的探索，而这样的探索显然会丰富和深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也可以为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杨善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序 / 1

第一章 导 论 /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1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3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48

第一节 调查点的选择与资料的获取 / 48

第二节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50

第三节 研究对象简介 / 51

第四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 52

第三章 集体记忆 / 54

第一节 村民心里牢固的集体记忆 / 54

第二节 集体记忆的形成 / 69

第三节 村庄集体记忆的特点 / 79

第四章 村庄舆论 / 84

第一节 舆论的内容 / 85

第二节 舆论的直接作用 / 111

第三节 舆论的受制因素 / 116

第五章 集体记忆、村庄舆论与社区秩序 / 123

第一节 社区秩序与行为规范 / 123

第二节 从舆论到规范到社区秩序 / 127

第六章 结论以及讨论 / 159

第一节 集体记忆、村庄舆论与社区秩序之间的
内在联系 / 159

第二节 本书实现的各种超越 / 161

第三节 自发的秩序 / 163

附表 / 166

部分访谈记录 / 167

致谢 / 269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社会何以可能？齐美尔的这一经典发问既能够解释自孔德以降的社会学大师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也推动更多的后来者将研究视野投向对秩序问题的探究。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维系的研究比较多，费孝通强调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的秩序，秦晖认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①在笔者看来，强调宗族乡绅的力量与强调“礼治”是一致的，因为“礼”的奉行往往也是靠宗族势力和地方乡绅的作用。除了对某一端力量的强调，有学者更进一步总结说：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trapezoid-structure）；后者以家族（宗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每个家族（宗族）和村落是一个天然的“自治体”，

^①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秦晖主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0 页。

这些“自治体”结成为“蜂窝状结构”(honeycomb-structure)。^①

纵观很多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学者的心目中,传统社会中维系乡村秩序的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力量,二是以宗族势力、地方乡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普通农民作为主体力量对其所处的乡村秩序的维系。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乡土社会与现在的农村社区在很多方面会有程度不同的差异。这个差异的表现无非是原有的传统性因素的强弱或者存亡,以及新生因素的生长等。本书这里先不讨论传统因素的强弱或存亡的问题,包括宗族势力是存在并持续发生作用,还是已经变弱或者消亡这些问题。本书关注的是,关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维系,除了学者们强调的两股力量,还有没有一股恒常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在维系着农村社区的秩序?恒常的意思即是指这股民间力量不受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分段的影响,不会因为很多传统性因素的衰弱或者消失而影响其力量的发挥,也不会因为很多新生事物的出现而受到颠覆性的冲击。而且,如果存在这股力量,那么这股力量是如何维系的?维系的机制是什么?

通过实践调查,笔者感觉到,村庄舆论可以认为是这股恒常的民间力量。提到舆论,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舆论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或者往前推进一步提到舆论在社会秩序维系上的软控制作用,但是,笔者所查阅到的有限的资料表明,很少有学者通过丰富翔实的案例来细致地展现这一作用链条,即舆论是如何达致对秩序的维系,更少有学者去挖掘这一链条当中比较重要的发生作用机制。而且,因为以往关于舆论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整个社会和城市,表达的是社会层面的公共舆论的作用^②,而关于村庄舆论的研究很少,所以本书不仅想

^①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源自本文在文献述评部分对“舆论”的较为详细的梳理。

要研究村庄舆论,还希冀能从村庄舆论到社区秩序维系这一逻辑链条中挖掘出村庄独有的发生作用机制。那么,村庄当中这个独有的发生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实践调查带给笔者启示:村庄的集体记忆是村庄舆论到社区秩序这一逻辑链条中的重要的发生作用机制。所以,为了解释这股恒常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是如何维系着农村社区的秩序,本书将要对村庄的集体记忆、村庄舆论、社区秩序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二节 文献述评

因为本书要揭示的是村庄的集体记忆、村庄舆论、社区秩序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所以本书的文献述评必然要涉及舆论、记忆与秩序这几部分。此外,因为村庄舆论同时也是农民的意见表达与公共参与,所以,文献述评部分还包括农民的意见表达与公共参与。需要说明的是,在对文献进行述评的同时,本书的研究立场以及研究突破点也相应呈现出来,而突破点也是本书理论意义的所在。

一、舆论

(一) 从舆论概念开始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先提出并阐释了公众意见(舆论)这一概念。他认为“全世界一切民族中,决定人民爱憎取舍的绝不是天性而是舆论”^①,风俗、习惯和舆论也是法律的一种。对于舆论,卢梭的表述是:“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

^① 《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第29页。

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①

在英语国家，公众意见一词最早见于1781年英国基·代克尔的著作中。^②权威性比较高的《美利坚百科全书》将舆论概括为：“舆论是群众就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综合。”^③

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99—1974)在1922年推出的《公众舆论》一书，堪称舆论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李普曼认为，“外部世界的这些特征，我们简单地称作公共事务。这些特征当然与他人的表现有关，只要他人的表现与我们的表现相抵触，就会受到我们的左右，或者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④西方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对舆论态度的严重分歧。柏拉图、黑格尔、李普曼都认为，公众不可能理解政府工作的真相；卢梭、休谟则认为，舆论是政府存在的基础，等等。^⑤

中国关于“舆论”一词的最早记录，见于《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人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在古代“舆”字的本义为车厢或轿，“舆人”则是指推车的人或抬轿的人，在后来的语义演化中，“舆人”逐渐成为“众人”。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听舆论之诵。”“舆论”作为一个词组，始见于《三国志》，其后

①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3页。

② 《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第29页。

③ 李广智：《舆论学通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④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⑤ 《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第29页。

见于《梁书·武帝纪》：“行能臧否，或索定怀抱，或得之舆论。”历代对待舆论的态度，更是黑白有别。中国在周朝就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之说，《晋书王沉传》中亦有“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的记载。^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对社会舆论这样定义：社会舆论（public opinion）是多数人对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事件发表的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及看法，简称舆论。^②

国内关于舆论的研究多体现在新闻学以及传播学领域。很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对舆论下过定义。刘建明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体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③ 孟小平认为，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切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发展产生影响。^④ 李广智认为，舆论是社会公众对涉及个人利益事件的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意识趋向。^⑤ 项德生认为，舆论就是社会公众或集团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态所做的公开评价。^⑥ 胡钰认为，舆论就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特定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意见。^⑦ 刘建明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他认为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从广义上把握，也可把舆论称作公众的普遍议论。^⑧ 陈力丹在综合比较国内主要的三种定义后，曾做出如下定义：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

① 陈谋亮：《关于舆论和舆论学的探讨》，《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页。

③ 刘建明：《基础舆论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④ 孟小平：《提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⑤ 李广智：《舆论学通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⑥ 项德生：《舆论与信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⑦ 胡钰：《新闻与舆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⑧ 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这个定义以较强的逻辑性涵盖了舆论的八个要素:公众(主体);现实社会,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问题(客体);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舆论自身);数量;强烈程度;持续性;影响舆论客体(功能表现);理智和非理智成分(质量)、必要要素和非必要要素等。对于把握舆论,这个定义有着正确的引导作用。^①

如上所述,我们罗列了中外学者对“舆论”的定义,但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知道“舆论”的不同定义而已。从“舆论”定义的一个历史演变中,我们可以思考,学者们从作为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领域的“舆论”中试图挖掘什么?思考过后,对于已有的关注点,我们既可以推进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可以拓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同样重要的是,从前人的研究视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舆论”之于生活、之于国家的重要地位。

(二) 关于舆论的理论研究

不仅卢梭,其他社会学大师也以审慎的目光关注过舆论。秩序和进步是孔德关注的主要问题。他在其著作中不仅强调了社会舆论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还预见社会舆论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它作为社会调节的杠杆,将消除社会革命和可怕的社会冲突,代之以人们忠于职守、安分守己。他认为社会舆论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和形成社会道德的重要保证,没有很好组织的社会舆论,社会的改组或改良就没有希望。孔德进一步提出,合理组织社会舆论需要有以下三个先决条件:“第一,确定社会行动的现有原则;第二,公众接受这些原则,并同意在特殊情况下运用这些原则;第三,设立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学之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公认机构,负责制定这类原则,使之能够付诸日常生活实践。”^①之所以强调机构的重要性,是因为孔德认识到,作为自然形成和人们意愿直接表现的民意,常常是软弱无力、难以发挥作用的,为了使民意(社会舆论)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有公认的和强有力的代表机构。

与孔德将社会舆论作为应对社会冲突、实现社会改良的整体论视角不同,罗斯的研究更注重社会舆论对个体的强制作用。在《社会控制》一书中,罗斯就社会舆论对个体的强制作用作了三方面的分析:首先是“意见制裁”。他认为粗俗而生命力强的人可能不在乎社会污名,有教养的人则可能尽量设法避免。其次是“交往制裁”。作为舆论对象的冒犯者便失去外界的朋友和习惯了的社会关怀,面对冷淡、回避甚至辱骂。“这样,个人同社会土壤联系的根茎一个又一个地被铲除了,束缚被一点点拉紧,直到交往被完全切断,坏死的社会成员从社会机体中跌落下来。”最后是“暴力制裁”,即“实际存在的肉体制裁”。当然,“这种惩罚在文明社会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实施。”^②

从研究的推进深化来看,查尔斯·霍顿·库利则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公众舆论作为一个有机过程的发展变化中。在《社会过程》一书中,查尔斯·霍顿·库利写道:“如果我们想看清其本来面目的话,公众舆论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对一些问题普遍同意的状态。实际上它是一个复杂的成长过程,总是由过去延续而来,从来不会变得简单,而且其中只有一部分偶尔会与确定的行动统一起来,像智能的其他阶段一样,它也具有喜剧的性质,许多角色参与到一个多样化的行动统一体中。……它的目的是要发现事实真相,了解人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以及思想的起源、发展趋势和可能起

①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② [美]E. A. 罗斯:《社会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0页。

到的作用”。^①

在对舆论研究理论的推进方面,诺埃勒-诺依曼(Noelle-Neumann E.)的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在舆论学—传播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带动了一批与此相关的研究。^② 她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媒介对形成中的新的舆论的引导力。她强调,因为人的社会天性使然,所以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总是寻求与周围关系的协和。这样,就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现象: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或者是一种新的意见,或者是一种已经存在的意见)属于“多数”或处于“优势”时,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发表这种意见;当发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或处于“劣势”时,遇到公开发表的机会,便倾向于为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③ 她关于“沉默螺旋”的定义既简要又全面地概括了这一社会现象,即“沉默的螺旋可以是一个过程,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舆论通过这一过程得到发展,或者原有舆论的内涵通过这一过程赖以扩散。”^④ 诺埃勒-诺依曼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舆论形成的研究,“沉默的螺旋”这一理论假设,对于“舆论导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舆论研究作为一门舆论学在中国兴起后,带动起很多学科对舆论的研究,但各个学科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陈力丹梳理了关于舆论形成的不同学科视角: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视

①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② 这一理论的最早表述始于诺埃勒-诺依曼197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

③ 陈力丹:《媒介对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沉默的螺旋》,《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第46页。

④ Noelle-Neumann E.,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3, p. 59.

角、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以及综合性的研究视角。^①

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即精英人物或团体造就舆论,或者是精英人物从舆论中发现理性(时代精神)。侧重的都是:问题出现——社会讨论(社会精英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形成强大舆论——以舆论的名义促进社会改革或民主化进程。从这个角度研究舆论,它就是一种对个人或群体具有很大制约力的社会精神力量,无论对哪个政治派别都一样。因而,这一视角的舆论学研究的是舆论形态及其形成、产生作用、消失的规律性问题。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侧重于从个体的生理性(并非完全排斥社会环境的影响)思维发生、认识发生角度考察意见的产生。从心理学角度对舆论形成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说明个体意见形成的心理要素,有助于理解人的情绪、意见等外在表达的内在结构,进而更多地理解舆论的深层结构。但是舆论毕竟发生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人的心理状态、思考过程千差万别,非常复杂,单纯从个体的生理与心理角度考察舆论,对于全面研究舆论的形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指文化传统(包括地域社会)、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动、经济状况、社会集团、社会流动、阶级、职业、性、国家和权力、社会生态环境、社会传播环境、宗教、社会规范、家庭、教育、科学技术等的角度,考察个体意见的形成,进而考察舆论的形成。其中七个重要的考察舆论形成的社会因素,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通常的主要参考依据,即社会阶层(或地位)、种族(或民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居住地。人的社会化过程对意见形成的影响、社会组织对个体意见形成的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对个体意见形成的影响等,则是专题性的社会学研究课题。

^① 陈力丹:《论舆论形成研究的不同学科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